

文学名作
指定本



那个房间明明有人在哭……
那个花园为什么禁止进入？

[英] 法兰西丝·霍奇逊·伯奈特 / 著 © 杨玉娘 / 译

秘密花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英]伯奈特(Burnett,F.H.)著;杨玉娘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6

(文学名作指定本)

ISBN 7-5391-2948-4

I.秘... II.①伯...②杨...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8404号

秘密花园/[英]伯奈特(Burnett,F.H.)著;杨玉娘译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汤 荣 吴承平

美术编辑 黄 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91.8千

书 号 ISBN 7-5391-2948-4/I·729

定 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12.29

秘密花园

〔英〕法兰西丝·霍奇逊·伯奈特著

杨玉娘译



作者简介

法兰西丝·霍奇逊·伯奈特,1849 年生于英格兰北部,三岁丧父,母亲经营家族式铸铁工厂,直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因受景气影响,经营不善而倒闭。贫苦潦倒的霍奇逊一家只得于 1856 年间搬迁至田纳西州投靠亲戚,两家共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度日。法兰西丝本人也一直寄居此处,直到 1873 年嫁给日后仳离的丈夫史旺·伯奈特医师才迁离。

少女时期,为了协助家中维持生计,法兰西丝已开始从事写作工作。这些写给成人阅读的小说、故事推出之后都广受欢迎,也因此,日后她本人曾经宣称,自己从未写过一篇未被出版的手稿。就在声誉日隆的同时,伯奈特夫人开始着手她的儿童文学创作。

1886 年推出首部《小公子》(原书名:方特洛小公子),旋即在英、美两地刮起一阵热卖狂潮,更使得作者本身名利双收。两年后,典型的乌鸦变凤凰式的故事《莎拉·克鲁》出版,更是造成极大的轰动。这个故事后来被扩充内容,在 1905 年以《小公主》为名重新出版,成为伯奈特夫人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1911年，不朽的儿童文学经典名作《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问世。

故事中作为主要场景的花园，其实便是以作者在1898~1907年间居住于肯特郡玫香府(Maytham Hall)时，府第里的一片玫瑰花园作为构想的根据。那里原是一片长年荒废、任由植物胡乱生长的老果园，经过伯奈特夫人命人大肆清理之后，才改变为栽植玫瑰的园地。就像故事中的花园一样，伯奈特夫人这座位于肯特郡的花园入口处也有一道有着木制门板的矮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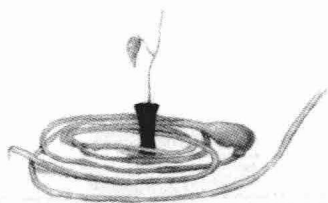
法兰西丝·霍奇逊·伯奈特这位创作不懈的天才小说家之一生，总共勤耕不辍地推出了四十余部作品，以及不计其数的短篇故事。

1924年，法兰西丝·霍奇逊·伯奈特溘然长逝于美国纽约州的长岛，享年75岁。

目 录

第一章	人海遗孤	7
第二章	反常的玛丽小姐	15
第三章	穿越荒原	26
第四章	玛莎	32
第五章	回廊间的哭声	53
第六章	“明明有人在哭！”	61
第七章	花园之钥	70
第八章	报路的知更鸟	78
第九章	最奇怪的房子	88
第十章	狄肯	101
第十一章	大鹁鸟之巢	116
第十二章	“我可不可以要一小片土地？” ...	127
第十三章	“我是柯林！”	138
第十四章	小土霸王	155





第十五章	筑巢	170
第十六章	玛丽嚷着：“我绝不！”	185
第十七章	大发雷霆	195
第十八章	“依绝不能再浪费时间！”	205
第十九章	“它来了！”	214
第二十章	“我将永生不死！永永远远——”	229
第二十一章	班·韦勒斯泰	240
第二十二章	当夕阳西下	253
第二十三章	魔力	260
第二十四章	“就让他们笑吧！”	276
第二十五章	帘幕	292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301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314

第一章

人海遗孤



当玛丽·雷诺斯刚被送进大鵝庄投靠她的姑父时，人人都说她是全世界长得最不得人缘的小孩。这话说得一点也没错！她长着一张瘦瘦削削的小脸，一副单单薄薄的身材，一头稀稀疏疏的头发，另外还板着一张尖酸善怒的臭脸；头发黄黄的，加上生在印度，又一年到头生病，所以脸色也是黄黄的。她的父亲在英国政府机构任职，每天忙来忙去，把自己的身体都给拖垮啦；母亲则是一位成天只知和一帮浮华朋友泡在一起，热中于参加宴会、寻欢作乐的大美人，压根儿也没想过要生个小女儿。

玛丽才刚呱呱堕地，她的母亲便把她交给一名印度奶妈去带，并且交代，假使她想讨得夫人的欢心，就把那孩子抱得远远的，尽量让她眼不见，心不烦。

因此，打从玛丽还是个体弱多病、性情急躁的小小婴

儿时,就始终没有多少机会和自己的父母相处。等她长成一个体弱多病、性情急躁、蹒跚学步的婴孩之后,照旧还是成天不见父母的影踪。

在她的印象中,除了奶妈那张黑黝黝的脸庞外,就只看见过一些其他当地土生土长的仆佣们同样黝黑的面孔。而那些仆佣凡事都顺着她的意思,唯唯诺诺,不敢稍有一点拂逆。只因一旦让她哭闹起来,吵到了夫人,大家可就全都吃不完兜着走喽!

六岁不满,这个女娃儿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自私自利、蛮横霸道的小鬼。头一位应聘到家,教读书、识字的英文家教待不到三个月,就因为实在太看不惯这个小丫头片子而辞职。以后陆续再来填补此一职缺的女家教更是动不动做个十天、半个月就请辞,没有一个肯待在这儿超过三个月。所以,要不是玛丽真的很想学会怎样念书,恐怕就一辈子都得当个目不识丁的人了。

在一个酷热难当的早晨,玛丽心浮气躁地醒了过来。当时她大约九岁大。等她看见站在床头服侍她起床的仆人竟不是她的奶妈时,脾气就更暴躁啦!

“你跑来干什么?”她告诉那陌生的妇人,“我不要你留在这儿!去叫我的奶妈来!”

那妇人神色惊惶,但嘴里只是结结巴巴地回说奶妈不能来。于是玛丽大发脾气,对她又打又踢。结果只是使得那名妇人的神情更为骇畏,不断重复念着:奶妈没办法来照顾小小姐。



那天早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氛,样样事情都脱离常轨;同时,有些仆人好像不见了,出现在玛丽视线中的每个仆人又全是惨白着一张张惊吓的面孔,不是偷偷摸摸地开溜,便是慌慌张张,不知在瞎忙些什么。偏偏又没有人肯对她说明半点原因。她的奶妈一直没来。整个早上就在这样神秘又混乱的情况下一分一秒流逝,孤单寂寞的玛丽既没人陪伴,也没人管,最后终于独自逛进花园,在靠近游廊的一棵树下自导自演地扮起独角戏。她假装是在整理一片花床,把一簇簇开得火红耀眼的扶桑插进一堆堆小土堆里。她越插越火,每插一簇,嘴里就嘀嘀咕咕地骂几声等奶妈回来后要狠狠数落、诟骂她的话。

“猪!猪!死猪仔!”她喃喃诅咒着,因为骂当地人“猪”是最严重的侮辱。

正当她一遍又一遍、咬牙切齿地重复着这咒骂的词儿时,忽然听见她的母亲正和一名金头发、白皮肤的英俊青年走到屋外的走廊上来,用一种奇怪的音调低低地讲着话。玛丽认得那名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似的青年,也听说过他是一名刚从英国调来此地的军官,而且年纪还很轻,于是目光遥遥打量了他几眼;不过,主要还是停留在母亲身上。每次只要一有机会见到她,玛丽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细瞧。

因为夫人——这是玛丽对她最常使用的称呼——身材修长窈窕,长得恰似弱柳扶风的天仙美女,而且又总是穿着非常非常迷人的衣服。她的发丝像一卷一卷的丝缎;



鼻子小巧玲珑，常常流露一股轻慢的神气；同时，那对明亮的大眼睛也随时漾满了笑意。她的每件衣服全都薄得轻飘飘，而且“到处是蕾丝”——玛丽说的。今天早上，她身上那套衣服的蕾丝看起来比平常缀得更密，可是两只眼睛里却不带半点笑意，反而流露出哀恳的表情，仰起头，瞪着一对惊慌的大眼，凝视那美少年军官的脸庞。

“情况真有那么糟吗？噢！这是真的吗？”

玛丽听见她询问道。

“糟透了！”对方带着战栗的声音回答，“糟糕透了，雷诺斯太太！你们两个星期前就该避到山上去的。”

夫人拧着双手，哭嚷着道：“噢！我知道我该走！要不是为了参加那场无聊的宴会，我就不会留下来。我真是好蠢好蠢啊！”

话音刚落，佣人宿舍那边突然爆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哀号，慌得她紧紧抓住年少军官的胳膊。站在花园里的玛丽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头顶贯穿到脚底。那惊人的号声越哭越凄厉。

“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雷诺斯太太心慌意乱地诘问。

“有人死掉了！”大孩子军官回答说，“你没说你们仆人间那儿也有人发病。”

“我不晓得啊！”夫人哭哭啼啼地说，“跟我来！快跟我来吧！”说着，扭头奔进屋里。

紧接而来的是一连串令人惊慌丧胆的事件，而玛丽也



终于明白,为何打从一早醒来,家里就始终笼罩着一股既神秘又诡异的气息。

原来此地爆发了一场灾情极为惨重的大霍乱,无数人命都像蝼蚁般轻而易举地就被夺走了。奶妈昨夜发病,刚刚死了,所以宿舍区里才会传出方才那阵呼天抢地的哭号。经过不到一天一夜的工夫,屋里又有另外三名仆人死掉,其他人也都惊惶地逃命去也。城里城外到处陷入恐慌不安中,无论哪幢大宅、哪间小屋,都有人断气。

混乱、惊慌的情势持续到了第二天,玛丽躲在儿童房内,所有的人全都忘了她的存在。没有人想到她;没有人需要她;对于屋里屋外发生的那一桩桩怪事,她也同样一无所知。总之,她整天哭完了睡,睡醒了又哭,小脑袋里只知道好多好多人都生病了,同时耳朵里又听到好些奇奇怪怪、让人害怕的声音。



这之间,她曾经一度悄悄地摸进餐厅,发现里头没有半个人影,只有桌上、椅子上、餐盘里头留着好些吃到一半的菜肴,看起来就像是那些用餐的人不知为了什么,突然急匆匆地站起,仓促间,胡乱把它们往桌、椅上一推。这孩子吃了点儿水果和圆面包,渴得口干舌燥,于是又喝掉一杯几乎装得满满的酒。那酒味喝来甜甜的,玛丽根本不晓得它有多烈,不一会儿便哈欠连天,走向她的儿童房,再一次把自己关在房里,听着仆人宿舍那头传来的哭声和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心底不由得暗暗感到又惊又怕。浓浓的烈酒让她再也撑不住困倦的眼皮,走到床边,倒头便昏昏沉

沉大睡,就连满屋子悲伤惊惶的号啕,屋里屋外有人拍着东西进出的声音都没能惊动她。

也不知究竟沉睡了多久,玛丽终于醒了过来。睁开眼睛,她躺在那儿呆呆地盯着墙壁。整座宅子里听不到半点儿声响。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如此寂静的滋味。所有的人声、脚步声全都消失了,一时间,玛丽不禁怀疑是不是人人都已经战胜霍乱的威胁,所有麻烦、困厄也都结束了。另外,她更好奇,如今既然她的奶妈已经过世,以后将会由谁负责照顾她?总之,家里一定会再替她找个奶妈,说不定她还能因此听到一些新鲜故事呢!以前那些老掉牙的故事,玛丽早就听腻啦!奶妈死掉的事更没让她伤心得哇哇大哭!

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小孩,而且打从小时候开始就不怎么关心别人。虽然由于霍乱造成的匆忙、嘈杂、哀哀哭号之声着实把她吓坏了,可她更生气的是大家好像都忘了还有个活蹦乱跳的她。家里人人都给这场灾疫吓得六神无主,根本无暇去想到她这个没人喜欢、少人疼爱的女孩。可是,就算霍乱来袭期间他们都只能顾得到自己,现在大家都已经安然无恙了,自然也该有人记起她,过来找找她才好啊!偏偏她躺在房里干等了半天,还是没有人过来,整幢屋子也好像愈来愈暗了。

这时,她听到草席上面窸窸窣窣,探头一看,原来是一条正用两只亮晶晶、宝石般的眼睛盯着她的小蛇,一路顺着草席往前滑。那是一条不会伤人的小东西,玛丽丝毫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B
A
B
A
B

五



害怕,何况它似乎正急着想赶快钻出这个房间呢!就在她的注视下,小蛇滑不溜丢地游出了门缝。

“真静!”玛丽自言自语,“真古怪!感觉上好像整个房子里头都没有半个人,只剩下我和那条小蛇在屋里。”

片刻之后,屋外的围墙内响起了脚步声,旋即来到大门口的走廊。从步伐声,听得出那是几个男人。他们走进屋里,低声交谈,既没有人走上前去迎接他们,也没人对他们询问、说话。来人似乎正逐一打开各个房间仔细查看。

“好可怜啊!”她听到其中有个人感叹,“那天仙般的大美人死得真惨!我想小孩大概也死了吧!听说这屋子里有个小孩,只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她。”

几分钟后,当他们推开房门时,玛丽正站在儿童房中央,看起来像个凶巴巴、又长得很丑的小家伙,而且因为没人理睬、肚子又渐渐饿起来,把她的一对眉头皱到半天高。首先走进房内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过去玛丽曾看见他和她的父亲交谈过。他看起来满面倦容,一脸苦恼。猛一见到玛丽,他大吃一惊,只差点儿没跳起来。

“邦尼!”他高声大叫,“这里有个小孩!一个孤单的小孩!在像这样一个地方!天可怜见,她是谁呀?!”

“我叫玛丽·雷诺斯。”小女孩边说边昂头挺胸。她觉得这人无礼透顶,竟然直呼她父亲的宅子叫“这样一个地方”!“我在大家都染上霍乱的时候睡着了,现在才刚刚醒来。为什么都没有人过来?”

“这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小孩!”对方大惊小怪地扭头



冲着他的同伴嚷嚷，“她完全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为什么给忘啦？”玛丽跺着脚质问，“为什么没有半个人进来？”

那名叫邦尼的年经人带着一脸悲哀莫名的神情注视着她；玛丽甚至觉得仿佛看见他一副要把眼泪眨掉的样子，拼命用力眨眼睛。

“可怜的小娃儿！”年经人说道，“这里已经没剩半个人可以过来了。”

就这样，玛丽在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蓦然发觉自己已经无父无母；他们都已失去生命，被人连夜抬走了。少数几个侥幸存活下来的本地仆佣也都拼了命尽快逃离这幢房子，压根儿没想到还有她这个小小姐在。所以，这个地方才会如此阒寂无声。

没错，这片偌大的房舍中就只剩下她和那条窸窸窣窣的小蛇了。



第二章

反常的玛丽小姐



玛丽向来喜欢隔着远远的距离对她的母亲行注目礼，觉得她的长相真是美呆了。不过，她对母亲实在非常生疏，因而根本不太可能深爱着她，或者因为她的去世而太过伤心或悼念。坦白说，她一点也不思念她。再加上她本来就是只顾自己、完全不在乎他人的小孩，所以依旧一如往常，只顾把整副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如果她的年纪再大点儿，这个时节铁定会忧心忡忡，为了从今以后在茫茫世间举目无亲而焦虑不已。可是，正因为她年纪实在太小，又从刚生下来就一直有人跟在身边照顾，所以还以为往后也会永远一样呢！她脑袋瓜子里头所想到的只是不晓得以后负责照顾她的是不是亲切的大好人？他们会不会像她以前的奶妈和其他仆人一般，对她必恭必敬，惟命是从？

她知道自己不会长期住在最初收容她的那个英国牧